



從萬卷堂看趙孟頫對高麗文人書畫的影響

陳明華

韓國祥明女子大學美術學碩士

一、引言

萬卷堂是高麗忠宣王滯元時期，於一三一四年在大都（今北京）所設置之行館。當時忠宣王不但召集了高麗的碩學通儒來元侍講，也經常在萬卷堂聚集兩國文人學者暢談學術，吟詩作畫；使萬卷堂儼然成為元、高麗士人的藝文社交場所。透過萬卷堂的設置，不但提供了兩國藝術文化交流的管道，而且使得中國書畫風格深深影響了高麗文人畫。當時經常出入萬卷堂的有元朝趙孟頫、朱德潤、姚燧、閻復等人；高麗方面系出萬卷堂的人物則有李齊賢、李嵒、恭愍王等人。以高麗學者李齊賢與趙孟頫、朱德潤等人的交往來說，趙、朱都是當時在元畫壇上名重一時，具有實力的畫家；李齊賢則是精通書畫的高麗漢學大家，由於他們之間頻繁的往來，使得趙、朱畫風傳入高麗後，獲得彼邦政治或學術上地位顯赫友人的有力推崇介紹；致使高麗末期至朝鮮初的畫壇，出現了郭熙及南宋院體畫風的流行；書法上也

有所謂「松雪體」的盛行，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由於萬卷堂在中韓繪畫交流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研究價值，因此本文擬從萬卷堂的設立背景起，迄元滅亡為止（1287年～1367年），透過趙孟頫、朱德潤、李齊賢等中韓畫家之間往來的背景及交流情形，來探討趙孟頫等人對當時高麗文人畫的影響，及至朝鮮初期後續風格形成的結果，作為說明萬卷堂在中韓繪畫交流史上所佔的重要地位。

二、萬卷堂設立背景

元征服高麗後，為鞏固兩國王室的關係，採懷柔政策，多讓元室公主嫁高麗王為妃，並使高麗王子，以「禿魯花」（質子）駐留元京，擬藉著通婚的血緣關係，達到安撫及控制的目的。高麗忠宣王原是忠烈王的世子；忠烈王娶了元世祖忽必烈女兒「齊國大長公主」為王



妃，因此忠宣王在一二九五年入京，並深得外祖父忽必烈的寵愛。後來忠宣王也娶了甘麻剌的女兒蔚國大長公主「卜答失利」為妃；忠烈王在一三〇八年去世以後，忠宣王繼位，改名王璋。忠宣王聰明好古，喜愛詩文，尤其年少時即入中國，對中國的生活非常熟習，在位時期曾多次往返元京。一三一三年傳位給兒子忠肅王（王璣）後，便構築萬卷堂繼續滯留在大都。據《高麗史·世家》卷三四載：

王嘗封瀋王，故時稱瀋王……王構萬卷堂於燕邸，招致大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究自娛。

忠宣王受元封為「瀋王」，故世人稱為「瀋王」。他熱愛中國文化，築萬卷堂後與元朝名士交遊自娛，專事研究古籍。甚至後來復位以後，還居住在大都，終其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中國度過的。

忠宣王所居大都，是元首都。位於揚子江南邊，蒙古人稱大都為「汗八里」，意即「大汗之城」。元征

那歐亞以後，因廣泛的接納異族文化，形成大都變成世界文化的熔爐。當時京城內人口約有五十萬名，街道房舍富麗繁華，讓前來訪問的歐洲人、西域諸國人士，驚嘆不置。在十三世紀，大都已是享譽全世界的國際大都會。由於元高麗間的關係密切，往來頻繁，當時居住於大都的高麗人，曾多達三萬名。加上川流不息訪問的學者、僧侶、技術者、商人等，可說是兩國之間交流的高峰時期，而忠宣王所在的萬卷堂便是其中重要的據點。雖然早在萬卷堂設立之前，元高麗間畫壇的交流已開始，但不頻繁。從《高麗史·世家》卷二三所載：

夏四月壬戌，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使薛憲如蒙古上表稱臣，獻羅絹綾紬各十匹，諸般金銀酒器、畫軸、畫扇等物。秋七月丁巳內僚宋均齎金剛山圖，如元宰樞使人進正之。

可知在一三一四年以前，元高麗間書畫的交換，在高宗十九年（1232年）、忠烈王三十年（1304年）

等時期，已透過王室間的進貢物品，相互往來流通。

忠宣王設置萬卷堂以後，因「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¹⁾忠宣王特召麗頤彥李齊賢來京侍講，深信以李齊賢的才識必可頤顧京師名士。於是「召齊賢至都，時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等咸遊王門，齊賢相從，學益進，燧等稱歎不置。」⁽²⁾李齊賢來京侍講以後，與趙孟頫等人相識於萬卷堂，獲得當時名師的激勵，學問不但大有進步，也因接觸到中國繪畫，成為兩國藝術交流的使者。

三、元高麗畫壇交流活動（1314～1367年）

透過萬卷堂所展開的元高麗間的繪畫交流活動，有畫家的往來、相互觀摩和繪畫技藝的傳授，及書畫文物的交換等方式，現分別說明如下。

（一）在畫家的往來方面：
李齊賢（1287年～1367年）字仲思，號益齋。自幼受教於白頤正門下，攻讀程朱學，忠烈王二七年成均試中狀元及第，於一三一四年被忠宣王攬至元京，後曾多次往返中國。他精研理學，是高麗最早的填詞詩人，所著《益齋亂蒿》遺有小樂府十五調五三首，成就了其在漢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李齊賢善書畫，《東國文獻畫家》評為詩書、畫三絕。他屬於萬卷堂系出身的代表人物，其滯元期間，自一三一年起至一三四八年間，共有八次往返中國的記錄，其足跡遍及大江南



傳 李齊賢 騎馬渡江圖 高麗 織本淡彩 73.6×109.4公分

李齊賢是詩、書、畫三絕的高麗文人，無論書法或繪畫都深受元趙孟頫的影響。此幅是現僅存少數高麗文人畫其中之一。

北。所結識中國畫家皆一時名士，特別是與趙孟頫親善的關係引人注目，其他如與朱德潤、劉道權、張彥輔、陳鑑如等也有相當的情誼。由於他歷事高麗七代王室，四任宰相，政治地位極為顯赫，學術地位崇高。現擬從他與趙孟頫與其他畫家交往的情形，及其畫風的表現，來探討高麗文人畫所受的影響。

(1) 趙孟頫(1254年~1322年)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宗室，湖州(今浙江省吳興)人。趙孟頫由於家學淵源，少年即才華洋溢，聲名遠播。入元後，世祖忽必烈搜訪遺逸，經程鉅夫薦舉，官刑部主事，

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封魏國公。趙孟頫晚年由於皇帝的青睞和藝術上的成就，不但在政治上地位顯赫，更以精書善畫，在元畫壇稱主。元朝許多畫家皆與其往來，其中有的是朋友，如高克恭、錢選、李衍；有的是門生或同鄉，如唐棣、朱德潤、柯九思、黃公望、王蒙等直接受過他的指導和影響。有些民間畫工，如陳琳、正淵等人也經他指點過。趙孟頫主張復古，並強調書畫相通，以書入畫。他的畫主要淵源於董源、巨然、郭熙，脫去精勾密皴之習，參以唐人古簡之趣，以水墨為主，形成蒼古簡逸的

風格，開元之畫風。(2)趙孟頫生於吳興，但在一二九〇年時上京，成為成吉思汗的朝臣，直到一三一九年，才因夫人管道昇疾作，才返回吳興，將近有三十年間一直是滯留在大都活動的。有關李齊賢與趙孟頫的交往情形，首先可參看左下趙李交遊系年表。(4)(見表一)

從表上來看，李齊賢入京時，不過是二十八歲的青年，而趙孟頫已是六十一歲的長者，趙自萬卷堂的設立，到離開大都歸鄉，兩人能碰面相處的時間雖僅有一段不算長的六年，但卻無礙於兩人情誼的發展。李齊賢初識趙孟頫時，仰慕他的文章藝術、風采人情自不在話下。曾作「和呈趙學士」：

珥筆飄纓紫殿春，
詩成奪得錦袍新。
侍臣洗眼觀風采，
曾是南朝第一人。
風流空想永和春，
翰墨遺蹟百變新。
千載幸逢真面目，
況聞家有衛夫人。(5)

李齊賢吟詩讚揚趙孟頫的學識造詣是南朝第一人，深幸自己能結識請益，且對管夫人的善書畫，也褒獎不已。李齊賢當時以他的才情智慧得到趙孟頫的賞識，趙也發揮了長者的關懷情意，對李齊賢備加愛惜。從延祐三年(1316年)李齊賢的西蜀行，趙孟頫贈詩相送，及李齊賢回呈詩文的往來，可見兩人的友情極為濃厚。(6)

三韓望巴蜀，相去萬里餘。
棧閣如登天，劍門不可踰。
誰令觸炎熱，鞍馬事驅馳？
王事有期程，吾敢求安居？
道路何彌邈！山川議盤釘。
賴彼多古跡，庶可慰躊躇。
勿云錦城樂，早歸乃良圖。
秋高天氣清，矯道西南隅。

這首詩是趙孟頫為西蜀行的李

表一

趙李交遊系年表		
時 間	趙孟頫	李齊賢
延祐元年(1314年)	61歲，仕於大都，升集賢學士 資德大夫。	28歲，忠肅王元年入京。
延祐2年(1315年)	62歲，仕於大都。繪人馬圖。	29歲，遷選部議政，即秋兼拜成均祭酒。
延祐3年(1316年)	63歲，仕於大都。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管夫人贈魏國夫人。	30歲，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七月自燕京出發，十月返回作「和呈趙學士」，昇進賢管提學。
延祐4年(1317年)	64歲，仕於大都。是時孟頫門庭若市，求書畫者不絕。	31歲，拜選部典書。九月奉命如元賀上王誕日。
延祐5年(1318年)	65歲，仕於大都。朱德潤遊於京師。孟頫荐以沈王，聞於仁宗。	32歲。
延祐6年(1319年)	66歲，四月二十五日，管夫人疾作，孟頫得旨還家，離大都。五月十日，管夫人逝於臨清舟中，孟頫父子護柩還吳興。	33歲，與王遊江南，王召吳壽山畫像。忠宣王與李齊賢、朱德潤相偕賞畫應在此時。
延祐7年(1320年)	67歲，居吳興。朱德潤居大都。	34歲，七月獲以賞燕兵侍從功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冬如元至黃東土店。
延祐8年(1321年)	68歲，居吳興。	35歲，去京師萬五千里，先生守京師郵作詩，呈柳清臣……。
至治元年(1322年)	69歲，居吳興。春英宗遣使趨吳興問候，賜禮物。六月十六日逝於吳興。	36歲。



趙孟頫《浴馬圖》（局部）紙本水墨 72.4×49.4公分 趙孟頫畫馬以韓幹為師，用細筆白描勾勒填色，線條潔淨，色調高雅。



傳 李齊賢《騎馬渡江圖》（局部）此圖用筆細柔道挺，馬的形態似韓幹渾厚，看得出李齊賢得到趙孟頫傳授痕跡。

齊賢所作的送行詩，由詩中「勿云錦城樂，早歸乃良圖」的殷切盼望早歸，讓人感受到兩人十分深厚的情誼。李齊賢在獲贈此詩以後，隨即應和「二陵早發」寄呈。(7)

二陵早發

予之將如成都也，內輸松雪趙公子昂以古調一篇相送.....，十月北歸，當後二陵道中，忽憶其詩，作此寄呈。

夢破郵亭耿晚燈，
欲乘鞍馬覺凌兢。
雲迷柱史燒丹灶，
雪壓文王避雨陵。
觸事誰知身魄磊，
吟詩只得鬢鬚簪。
塵巾折角裘穿縷，
羞向龍門見李膺。

從詩文的往來，可見兩人之間情感甚篤，李齊賢除仰慕趙孟頫的文學藝術造詣以外，更敬其人格沖澹高瞻，兩人之間是亦師亦友的真心相惜。

(2) 朱德潤(1294年~1365年)：字澤民，睢陽人，著籍於吳，後遷

崑山。他的山水學郭熙，畫風蒼潤清逸，亦善人物，有古人風貌。延祐五年，由於與趙孟頫同鄉兼弟子的關係，朱德潤得到趙孟頫的引荐，出入萬卷堂，結識忠宣王李齊賢等人，並謀取翰林文字一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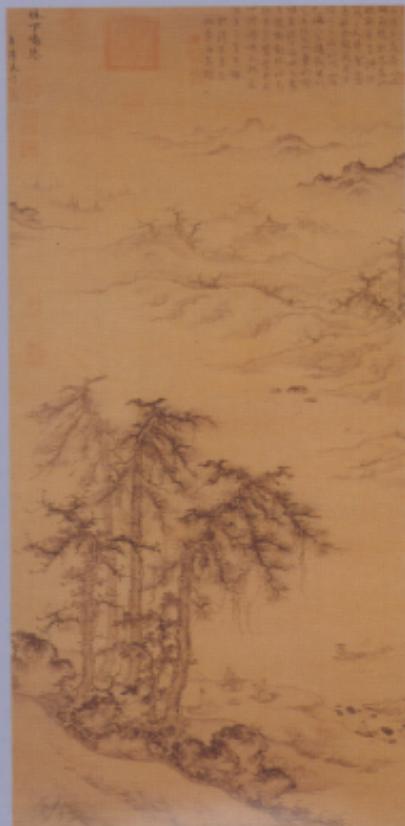
年二五，遊京師，吳興趙文敏公子昂薦之，附馬太尉藩王以聞，仁宗皇帝召見玉德殿，命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8)

朱德潤由於藩王忠宣王的賞識與提拔，得貴人相助，仕途順遂，後竟獲授官征東行中書省儒提舉。

君從藩王再見，上注目之久.....。會藩王以忤中貴人斥外，太皇太后命馳召于鄭之天童寺，君遂與偕，表授征東行中書省儒提舉。(9)

不但如此，忠宣王還給予他多次侍講及共賞書畫的機會。

英宗皇帝潛邸時，藩王荐君坐講帷；天機復得盡肯綮，不但怪怪還奇奇。」(10)



朱德潤《渾淪圖》（局部）紙本墨筆元郭熙山水畫派代表畫家，與高麗畫壇關係密切，是將郭熙畫風引介給高麗的重要人物。



傳 安堅 秋景山水圖 朝鮮 紹本水墨 35.8×28.5公分 構圖以平遠式山水展開，前景為郭熙的蟹爪形樹枝 畫風，是朝鮮初期郭熙畫派的代表畫家。

朱德潤在當時透過萬卷堂，確實接觸了不少高麗文人畫家。其中李齊賢與他年齡相近，兩人更是常在一起談及書畫的鑑賞觀點。李齊賢《益齋亂藁》中載：

姑蘇朱德潤，妙於丹青謂予言，凡畫松柏作輪囷蟠礻則差易，而昂霄聳壑之狀最為難工。
(11)

昔與姑蘇朱德潤每觀屏障燕市東……。公儼草花無士風，月山畫馬不畫骨，喜作霧靄黃金睡，獨愛息齋與松雪，丹青習俗一洗空。(12)

朱德潤提到畫松難在高聳雲霄昂然之貌，而李齊賢對趙孟頫與李衍的畫全無一般丹青習俗氣，偏愛不已。除此之外，朱德潤與高麗友人間也時有詩文酬唱，互贈書畫。如《存復齋續集》中「書贈故公龜山圖」：

延祐庚申春，德潤居京都，三韓相國朴公兩來寓所，屢請仆作山水圖。仆以公務，未遑也。

至治二年春，德潤始以受朝命還京，及攜斯圖指報前諾，公殯墓之木拱矣。

說到生前屢次求畫未果的高麗相國朴公，朱德潤欲以畫作相贈時，友人已作古，之心中所懷有的遺憾。可知當時文人往來，索畫的情形是相當普遍的。何況，朱德潤是元代畫壇郭熙畫派的代表人物，他與高麗畫家密切的往來，不論是在技法的傳授或是透過畫作的交換，對當時高麗畫風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3)陳鑑如：一作吳壽山，杭州人。善寫人物，為元朝第一名手。一三一九年，李齊賢侍隨忠宣王至江南地方旅行，忠宣王召陳鑑如為其畫像：「延祐己未，余年三十三，從忠宣王降江浙，王召古杭陳鑑如，寫顧容而湯北村為之贊。」(13)陳鑑如所居的錢塘，是元末四大家活躍畫壇前，以盛行梁楷等文人禪畫，一脈相傳的江南區域。李齊賢藉著下江南的旅遊，親自體會了江南畫風之美。陳鑑如為李齊賢所繪肖像，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指定為國寶第110號，是研究元高麗人物肖像畫的重要資料。

(4)劉道權：在中國畫史中，佚名。有關劉道權與李齊賢的交往，所依據的是《益齋亂藁》中一篇李齊賢對劉的山水讚。

璿珥環玉雪兒，
寄懷震月亦云奇，
蓬壺骨相青雲器，
闡得人多子自知。

申叔舟《保閑齋集》卷十四「劉道權 頽輝，並以山水名，道權則尤善農淡，今有水墨山水。」及李穡《牧隱集》卷十「張彥甫(輔)劉道權，至正以來名最傳。」均記載他善於山水，與顏輝、張彥甫等皆為元知名畫家。

(5)張彥輔：蒙古人，原是一道士，但在元泰定年間(1323年~1328年)，已因繪畫而出名。元順帝即位(1333年)後，以「侍詔尚方」為宮廷畫壁，算的上是身份很高的宮廷畫家。據陳高華編《元代畫家史料》一書中記載，他曾用高麗生紙畫山水；由於筆法高超，名重一時，求畫者很多，連以喜愛附風雅的魯國大長公主欲得其畫，都不能如願。李齊賢對他倍加讚賞，曾題其所作「雲山圖」。張彥輔長居京城，也是與高麗有往來的畫家，有不少作品流入高麗。

從以上所述，可知李齊賢在元的畫友中，和趙孟頫、朱德潤的關係頗為密切，對趙孟頫的畫最為心儀敬佩；而萬卷堂活動的區域雖以大都為中心，但李齊賢藉由幾次出遊，行蹤遍及大江南北，對元畫壇的認識，也有多方面的考察和體驗。

(二) 書畫文物的交換方面：

萬卷堂既是兩國文人雅士的社交場所，經由官方或私人的交際酬酢的書畫必然不在少數，同時由於忠宣王喜好書畫的雅興，也促使其收藏不少書畫作品。徐居正《筆苑雜記》中載：

己巳年間，倪學士謙奉使來日，趙公筆法中國罕見，蓋嘆我國之多有也，竊為高麗忠宣王入元朝構萬卷堂，日與當世名儒六七人，從容談論，趙公其一也。我國文儒，如李先生齊賢，侍從亦多。王之東還，文籍、書畫取載萬籤，趙公手跡滿於東方，蓋由是也。(14)

可知忠宣王自元歸國時，大量攜回了經籍書畫及趙孟頫不少的畫作，殆使朝鮮初期來訪的明使倪謙驚嘆趙孟頫的畫跡罕見於中國，卻



大量流傳在朝鮮。趙孟頫的畫跡，除安平大君所藏有行書26幅、墨竹2幅外，另外依據其他文獻記載，還有「麗人圖」「八駿圖」「墨竹圖」「群仙圖」「胡騎鷹獵圖」等不少畫作⁽¹⁵⁾。

有關書籍類的傳入，《高麗史》記載忠肅王元年，「六月，柳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籍，購得經籍一萬八百卷而還。」及忠肅王二年，「元皇太后遣使賜公主酒果，帝賜王書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冊……。共計一萬七千卷，皆宋秘閣所藏。」⁽¹⁶⁾此外，王室間通婚的姻親關係，也是促成文物交流的管道；如恭愍王娶了元魯國大長公主為妃後，公主自元攜入大批的書畫文物。

高麗忠宣王在燕邸構萬卷堂，圖籍之傳，多所聞秘，其後魯國大長公主之來，凡什物、器用、簡冊、書畫等物，輶載浮海，今時所傳妙繪寶軸，多其時出來云。⁽¹⁷⁾

至於從高麗傳入中國的文物，則大部分為佛畫和青瓷類。元湯垕《古今畫鑑》和夏文彥《圖繪寶鑑》外國條中都極力稱讚高麗觀音佛像畫纖麗甚工，有唐尉遲乙僧的筆意。致使元在忠宣王二年(1310)、忠肅王後元年(1332年)、忠惠王後五年(1344年)，先後有請高麗進貢佛畫及派遣百名僧侶赴元寫經的記錄。⁽¹⁸⁾

四、畫風的影響與傾向

如前所述，萬卷堂在元高麗間的繪畫交流上，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本章擬以兩方面來探討交流後

所產生的影響與結果的呈現。一是透過安平大君所收藏的中國書畫的傾向，來探討趙孟頫書法對高麗朝鮮文人書畫的影響；二是選取現存高麗文人李齊賢等人畫跡來說明。

(一) 趙孟頫書體筆意溫潤適媚，骨肉均勻，初學宋高宗，中年學王羲之、獻之父子，晚年入李北海，循序漸進而悟出書法之大旨，特別終其一生致力於恢復古人法書，再現晉唐書風格。其書體在元成為士大夫競學的對象，也影響到明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書家，在書法方面的成就是非常可觀的。不僅如此，傳入高麗後，如同統領中國書法風騷一樣，深得高麗士人的崇尚喜愛，有所謂「松雪體」一派忠誠的追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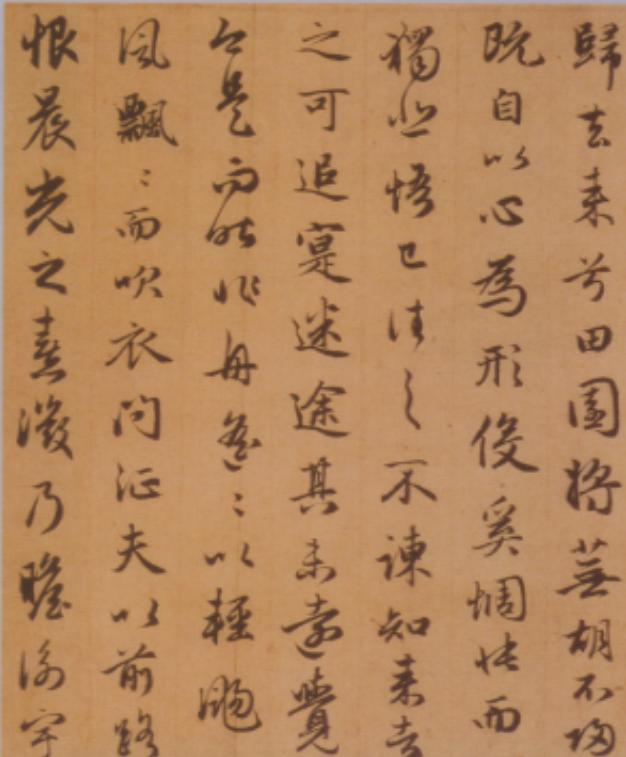
高麗朝臨趙書體幾與趙孟頫唯妙唯肖者，而又將其書法藝術推廣至高麗全域者，當推書畫家李昌⁽¹⁹⁾ (1297~1364)，李昌曾在一三四

八年使元，受封為左政丞。為詩簡古，真行草三法皆妙。徐居正《筆苑雜記》中稱讚他「吾東方之人，得趙公筆法精神者，杏村李一人而已。」李昌為其所撰墓誌亦讚為「杏村筆法妙一時，與趙松雪子昂相埒。」可說是得趙孟頫松雪體真髓的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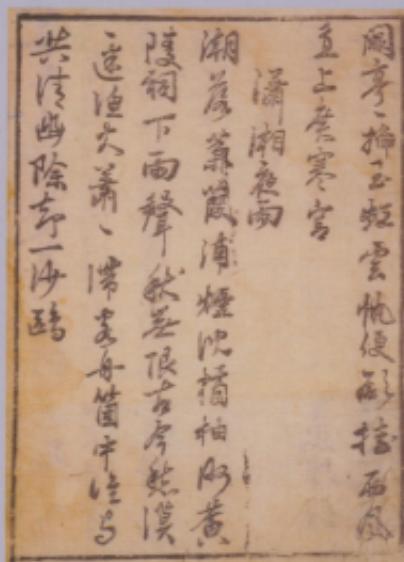
松雪體不但盛行於高麗末期，並延伸至朝鮮初，特別是造就了安平大君李璣在書法藝術上的新風貌。安平大君(李璣，1418~1453年)長於詩文，書法奇絕，是朝鮮初期具代表性的中國書畫蒐集家，根據申叔舟在一四四五年所寫《畫記》中，安平大君全部的收藏品中，上自東晉顧愷之，下迄明、凡五代，三十三名畫家中(包括朝鮮、日本畫家)，共得山水圖八十四幅、鳥獸草木圖七十六幅、樓閣人物圖二十九幅、書法三十三幅，總計二百二十二幅。他對中國畫的偏愛遠超過韓國畫，在所有的收藏品中，除了安堅是僅被收藏的朝鮮

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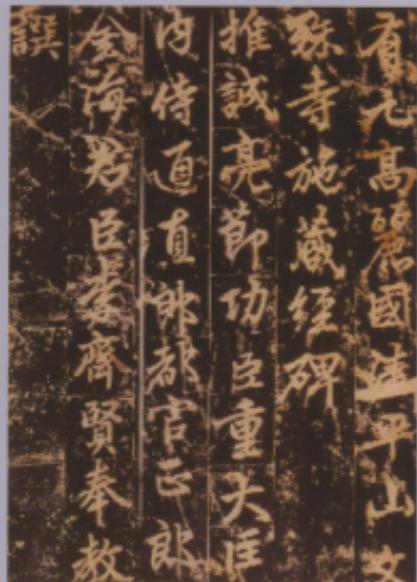
安平大君所藏元畫跡內容					
畫家名	作品名稱及件數	畫家名	作品名稱及件數	畫家名	作品名稱及件數
趙孟頫	行書26 墨竹2	張子華	疏林蕭散圖1 山水圖1	陳義甫	海花圖1 杏花圖1
王公儼	木花圖10 草花圖4 果木圖4 敗荷鷺鷺圖1 海青圖3 桃花鶴子圖1 雅圖1	李弼	膝王閣圖1 華清宮圖1 瀟湘八景圖各1 二十四孝圖12 古木圖1 懸崖峻閣圖1	張彥輔	溪山雨過圖1 絕岸畫1 長林倦雲圖1 水墨雲山圖1 松石圖1
謝元	海棠折枝圖1	鮮于樞	草書6	喬仲義	染彩山水8
劉道權	水墨山水1	羅稚川	雪山圖1	顧迎卿	青山白雲圖1
劉伯熙	江亭雪霽圖1 長林雪滿圖1 春曉煙嵐圖1 長江圖1	雪窗	狂風轉蕙圖1 懸崖雙清圖5	顏輝	山中看書圖1 幽林採藥圖1 畫佛3
王冕	墨梅圖5	周朗	牧馬圖1 戲馬圖1	息齋	彩竹圖2 金聲圖1
任賢能	牽馬圖1				



趙孟頫《歸去來辭卷》藉由萬卷堂的交流，趙孟頫的書跡遍及朝鮮，其松雪體受到許多文人畫家的喜愛和仿效。



李齊賢《瀟湘八景詩》(局部)木板 線裝 32.7×22公分 詩人為畫題所預作之詩，將詩入畫也是來自中國的文人畫表現方式。



李岳《文殊寺藏經碑銘》拓本 帖裝 24×16.5公分 模松雪體唯妙唯，且得趙孟頫書體精髓的高麗書家，也是將松雪體推展至高麗全境的最大功臣。

畫家外，大部分都是以宋元為主的中國書畫。其收藏的精品中，有關於元代的部分如下：(見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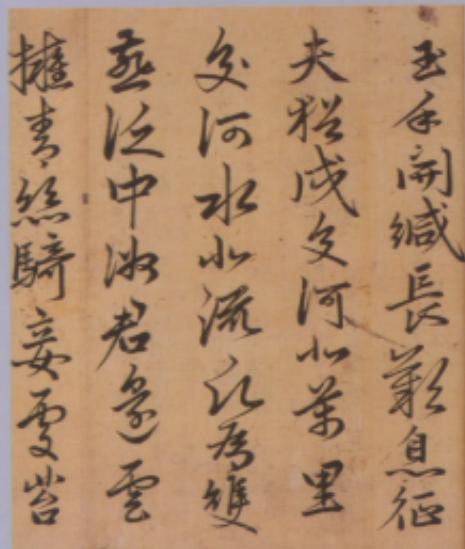
安平大君收藏的作品中，可發現趙孟頫的作品中，書法二十六幅，墨竹二幅，總計有二十八幅，是所有畫家作品中數量最多的。一般來說，雖然書法比畫更容易求得，但安平大君為什麼會擁有這麼多的趙孟頫作品，從其寫得好一手松雪體字也許可推敲出原因；或許是基於個人的喜愛而多方蒐集；或許是有了趙孟頫書法畫跡而興起臨摹的雅興；不過安平大君臨畫的高妙得到明使倪瓈的讚賞卻是事實。成觀撰《補齋叢話》卷一載：

安平大君專倣子昂，而其豪邁相上下，凜凜有飛動意，倪謙奉使到國，愛其筆蹟曰：『今有陳學士善書，擅名中國，然則比王子則不及也』，遂受書而去。

不過當趙孟頫的手跡能易於取得，並在文人圈裡廣為流傳，的確是有利於趙孟頫的字在朝鮮為人所熟知。徐居正《筆苑雜記》卷之一載：

自元以來，學字者皆法趙孟頫為。先生平生手跡，遍滿四海，其流傳東國，我所得見者，不下數百本，墨跡如新。所不得聞者，不知其幾，散在天下者，又不知其幾。自趙距今尚遠，吾東方在一偏隅，得見趙跡猶多。

安平大君模仿趙法書，清新秀媚可愛，才氣最優。因此李匡師《國璣書訣後編》說他「當與子昂相上下，而專用子昂法。清之以貴公子，首倡此法，炫耀一世。由是列朝御筆，皆用此法，遂成國俗。」。安平大君自成韓國松雪體的新風格出現後，使得朝鮮書家皆以趙孟頫的松雪體為師，松雪體因



安平大君李瑤 捺衣篇 木板 帖裝 31×24.3公分
才氣橫溢的書法能力，不但造就了韓國松雪體的新風貌，也形成朝鮮書體的重要一派。



傳 恭愍王 天山大獵圖 (殘片)高麗 紙本彩色 24.5×21.8公分恭愍王是高麗君主，有近十年的歲月是在中國大都渡過的，其畫風帶有濃厚的中國文人畫色彩。

而大盛。從帝王文宗、成宗乃至文人畫家姜希顏(1419年~1464年)、成任(1421年~1484年)、安琛(1445年~1506年)、任士洪(1445年~1506年)、朴增榮(1464年~1494年)、申公濟(1469年~1536年)、蘇世讓(1486年~1562年)、金魯(1498年~1548年)、李澤(1509年~1573年)、李山海(1539年~1609年)、韓獲(1543年~1605年)等名人達士日常作書、寫經等無不用松雪體，形成朝鮮書體重要一派體系。

另外，從安平大君收藏品中謝元、顧迎卿、陳義甫、李弼、喬仲義等多位在中國畫史文獻中，名不見傳或根本沒有生平記錄畫家的作品出現看來；這些畫家作品的流入異邦，正可說明當時中

國畫的傳入，大部分還是靠著中國朝廷和高麗王室及文人學者間的交流管道。換言之，藉著御賜通婚應酬往來的書畫佔了大多數，因而攜帶輕便或小件的作品，便較容易透過這樣的管道傳入了。

(二)有關高麗畫風的呈現：高麗時期在宮中設有仿宋畫院制度，深受宋院體畫影響，因此帶有高雅纖麗的貴族色彩。李寧即是活躍於仁宗時代畫院的代表畫員，王室中也輩出好幾位像大宋徽宗能書善畫的帝王，如獻宗、仁宗、明宗、恭愍王等。此外諸侯王孫、文人僧侶等也都愛以畫自娛。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記高麗國畫中載：

惟高麗國敦尚文雅，漸染華風。至於技巧之精，他國罕比，固

有丹青之妙，錢忠懿家，有著色山水四卷……彼使人每至中國，或用摺疊扇，為私觀物。其扇用鷗青紙為之，上畫本國豪貴，雜以婦人鞍馬，或臨水為金沙灘暨蓮荷，花木水禽之類，點綴精巧。又以銀泥，為雲氣月色之狀，極可愛。

郭若虛是在神宗熙寧丙辰(1076年)見到高麗使臣崔思訓使用摺扇，覺得十分有趣，並描述當時高麗人在摺扇上愛繪的題材，包括了仕女人物、山水、花卉、鳥獸翎毛等等。從這些描述與高麗青磁所施花紋圖繪，可看出高麗繪畫呈現出簡逸含蓄，婉約秀麗的唐代古風。

目前遺存下來的高麗畫跡，



趙孟頫 二羊圖 美佛利爾美術館藏



恭愍王 二羊圖 紹本彩色 應得自趙孟頫 二羊圖 的靈感，但比較趙孟頫所繪則更富於動態的表現。

由於飽受戰事的侵害，除了佛畫以外，就僅剩極少數貴族文人所繪的文人畫。這些畫雖然數量不多，但對考據高麗畫風仍相當有幫助，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傅李齊賢《騎馬渡江圖》

是目前所遺高麗文人畫中具代表性畫作，此圖是描繪身著胡服騎馬的旅人，在天寒地凍的冰河上，匆匆趕路的模樣。畫中背景以平遠式的江河延伸處理，畫面右上角倒懸的是陡峭絕崖；山腰突出的

是郭熙畫法的蟹爪松幹，絕崖伸展出的松枝和右下的三名旅者 及前方兩名旅者，剛好形成隱藏的三角構圖關係，使得畫面顯得安定，呈現出北國寒冬寧靜的景緻。特別前行的旅者，頻頻回頭招呼隨後的同伴，為恐他們落後的描繪，表現得十分傳神。

此圖中李齊賢繪馬頗有趙孟頫之風。趙孟頫原就善繪馬，其所繪《人騎圖》卷末曾自題云：「吾自小年便愛畫馬，爾來得見韓幹真跡

二卷，乃始得其意云。」可知他甚愛畫馬，並以韓幹為師。趙孟頫畫馬之作如《浴馬圖》《秋郊飲馬圖卷》等多以細筆白描勾勒，再填色賦彩；線條潔淨，色調雅逸。而李齊賢此圖中的馬，形態圓渾似韓幹，用筆細柔遒勁 設色古樸純淨有學唐風之態，與趙孟頫畫馬提倡復古風的作風頗為接近。若將此圖拿來與宋代「明皇幸蜀圖」相對照的話，可以發現在騎馬人物上的描繪，無論人物 馬的形態比例的掌握或是表情的變化 兩者皆帶有綺麗的北方宮廷色彩。

另外，從李齊賢為勸誠宮中妃后言行所作的《賢后實蹟圖》亦可窺知其書法的才華得自趙孟頫的傳授。此畫雖已經過近七百年的歲月，但仍保存得十分良好，不論是附記中所寫書體或圖中人物，表現出簡練明快的線條，都充分顯示出趙孟頫高古渾厚的氣韻。

恭愍王《天山大獵圖》

萬卷堂系出身的文人畫家中除了李齊賢 李昌以外，恭愍王也是其中傑出人物。他是忠宣王的孫子，幼年十二歲時即入元都，到二十二歲以後才歸國，將近有十年歲月是在中國渡過的。恭愍王不論人物 山水 樓閣 花卉、鳥獸皆能熟通，是才華橫溢的天子畫家。從文獻可知其創作量極多；惜今遺世只有「天山大獵圖」殘片二幅「陰山大獵圖」一幅及「二羊圖」一幅。「天山大獵圖」殘缺不全，推測原畫幅應相當大，以目前所遺部分看來，身著胡服的騎馬武士相當精確的人體比例，充分表現出趙孟頫 任仁發人物鞍馬畫之俊逸柔秀；背景以苔點及雜草構成的灌木林，及丘陵線延伸成廣闊的山野平原，顯現出北國豪放的風采。此畫不見當時流行於江南區域的南宋文人畫味道，應與恭愍王長期帶留於大都，

當大，以目前所遺部分看來，身著胡服的騎馬武士相當精確的人體比例，充分表現出趙孟頫、任仁發人物鞍馬畫之俊逸柔秀；背景以苔點及雜草構成的灌木林，及丘陵陵線延伸成曠闊的山野平原，顯現出北國豪放的風采。此畫不見當時流行於江南區域的南宋文人畫味道，與恭愍王長期滯留於大都，深受北畫風格的影響有關。

恭愍王另一幅現藏松美術館所藏「二羊圖」，描繪的是兩隻覓食前進的綿羊，一隻仰首前視，另一隻低頭作嚙草狀，羊毛細密刻劃入微，筆力洗鍊清新。推測恭愍王繪「二羊圖」的靈感應得自於趙孟頫的「二羊圖」（現藏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此圖趙孟頫自題云：「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因仲信求畫，余故戲為寫生，雖不能逼近古人，頗於氣韻有得。」恭愍王這幅「二羊圖」，在筆緻用色上可見深受趙孟頫影響，但更富於捕捉行進中綿羊的動感，有別於趙孟頫所表現瞬間靜態的傳神韻。

而言，表現出較強勢的單向傳遞，致使趙孟頫、朱德潤等畫家聲譽遠播東瀛，高麗文人李齊賢、李昌、恭愍王等人仿倣其風尚。同時這些系出萬卷堂的在朝畫家，亦藉由其在本國政治、學術上的領導地位，影響到整個畫壇的風格傾向。這從高麗朝鮮韓國書畫崇尚郭熙、馬夏畫派與松雪體的結果上，可得到印證。可以想像的是，當時高麗人錯綜複雜情結是，一方面感受到完美精深的中國藝術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出於無奈，不得不接受中國強勢的輸入；而對筆墨符號的認知與習性上差異的調適，則在經過長久的探索和詮釋，到朝鮮中後期以後，才漸漸擺脫中國的影子，得以形成韓國畫的風格與氣質。總之，萬卷堂在中韓繪畫的交流史上，所扮演的這種角色，與當時繪畫是貴族與文人階層所專屬的事實是非常吻合的，其在中韓藝術交流史上的貢獻也是無法抹去的。▲

- (11) 李齊賢〈戲題韋偃畫松詩〉，《益齋亂藁》卷4。
- (12) 李齊賢〈和鄭愚谷題張彥甫雲山圖〉，《益齋亂藁》卷4。
- (13) 李齊賢《益齋亂藁》卷4。
- (14) 徐居正《筆苑雜記》卷1，p.5。
- (15) 安輝濬《高麗朝鮮王朝初期對中繪畫交涉》，亞細亞學報，第13輯，p.152。
- (16) 《高麗史》卷34。
- (17) 金安老〈龍泉談寂記〉，《大東野乘》第1卷，p.287。
- (18) 高裕燮：〈高麗時代繪畫對外國之交流〉，《韓國美術史及美學論叢》，p.75。

註：

五、結論

萬卷堂因其所具有的政治色彩意味，使得中韓兩國在交流上，較侷限於上階層具有政治地位的文人畫家。所幸雖然透過官方管道，但並不受限官場體制的狹隘格局，仍藉由畫家的真誠往來，展開了彼此的藝術交流與創造出優秀的作品。從萬卷堂交流的結果上看，由於兩國政治上的從屬關係，及政治權勢運用的影響，波及到傳入時接受程度上的多寡。以當時是大國姿態的元朝

- (1) 李檍〈諡文忠李公墓誌銘〉，《雜林府院君》。
- (2) 《高麗史》卷110。
- (3) 黃廷海：《歷代名家山水畫要析》，p.44~46。
- (4) 系年表根據任道斌著《趙孟頫系年》及《益齋亂藁》年譜製成。
- (5) 池榮在：《益齋西蜀行詩的研究》，東洋學第17輯，p.190~192。
- (6) 同註5。
- (7) 同註5。
- (8) 周伯琦〈有元儒學提舉朱府君墓誌銘〉，《存復齋文集》附錄。
- (9) 同註8。
- (10) 〈題朱澤民提舉山水〉，《梧溪集》卷4上。